



JOKER



REFKOD

[美] 欧文·华莱士 / 著

[威尼斯大搜捕]

The Pigeon Project



THE ANTHOLOGY OF
IRVING WALLACE

欧文·华莱士文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威尼斯大搜捕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98 - 2042 号

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威尼斯大搜捕 / (美) 华莱士 (Wallace, I.) 著; 王金铃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华莱士文集)

ISBN 7 - 80145 - 068 - X

I. 威… II. ①华… 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574 号

威尼斯大搜捕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1/32 12.875 印张 280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 - 80145 - 068 - X/I·23

定价: 21.00 元

版 权 声 明

The Pigeon Project

根据 1980 年 A Bantam Book 版译出

美国欧文·华莱士作品版权已经登记注册，未经书面许可，不准以任何形式——不论是电子的或机械的——对任何部分进行翻印、音像制作或信息储存和检索，违者必究。

该作品的著作权人，于 1996 年 7 月 10 日授予王金铃先生中文版本的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翻译或出版，否则视为侵权，必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責任。



他提起笔，对着工作日志上标着8月15日的空白页的上方待了一会儿。与此同时，他向下凝视着他那青筋毕露、满布老年皱纹的手，心里很感诧异，它竟毫不抖动地停在那里。照理，它应该因为极端兴奋而发抖。无论怎么说，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当他坐在浴缸内，观察到水位上溢的现象从而发现等量交换定律时，不是曾高兴得跳出浴缸，赤身裸体地跑在锡拉·库萨大街上，高喊“我发现啦”吗？不过，与阿基米德不同，他是历经一个个的岁月，看着他的发现一步步接近成功的。一开始不相信，但随后逐步消除了怀疑，到最后，也就是15分钟前，事情发生了。绝对地、毋庸置疑地成功了。

终于发现了。

他那毫不抖动的手将笔按在纸上，开始快速地记录下这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它也许称得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

彭斯·德·里昂（注：西班牙探险家1460？—1521，在寻找“青春之泉”时发现了佛罗里达）不顾一切地在比米尼岛上要

寻找的“青春之泉”，却被我在苏联的高加索发现了。在我的家乡伦敦，在我的第二故乡纽约，在遥远的秘鲁比尔卡班巴和巴基斯坦的罕萨，在经历了 12 年之久的不断探索和实验后，我终于在苏联乔治亚共和国阿布哈兹地区苏库米郊外的实验室里发现了它。在今天下午的 5 点 15 分，我确定了。那情景，就像我找到了一把钥匙，将它轻轻转动了一下，通向延长生命的大门便被打开了。从今天开始，我的秘方 C-98，将把地球上每个人的平均寿命从 72 岁延长到 150 岁，这也许是使人长生不老的第一步。但就目前而言，这已经足够了。把人间的每个男人、女人、儿童延长一倍多的寿命，这确实是最有意义的，是人们最渴望的，也许是科学史上的最伟大的发现。

其后的思考：刚刚发生的事情意义巨大，倒使自己深感敬畏和渺小。它开始向我冲击。不应再多想它了。当然啰，要安排点时间稍稍庆贺一番。我得让瓦西里从酒窖里拿出准备今天用的贮藏多年的香槟。我得通知列奥尼德，让他与我一起干杯。下一周，在巴黎召开的国际老年病学年会之前，我将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发现。

此刻他的手开始颤抖起来，于是他搁下了笔。

对一个年纪 74 岁的、两膝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老人而言，从他突然站起来，绕过桌子的速度来看，他还是相当敏捷而且精力充沛的。

“列奥尼德！”他突然在起居室内这样喊道，“列奥尼德，我终于发现它了！”

戴维斯·麦克唐纳教授手里握着空酒杯，整个人软绵绵地坐在一张棕色的长沙发上，醉眼朦胧地望着坐在对面那张小咖啡桌旁的列奥尼德。渐渐地，后者的身影变成了两个。

他已经将近有半个世纪没有像现在这么醉过，自从那年他离开牛津前往伦敦，那时正值青春年少，准备离乡背井去闯天下，那夜着实醉了一次后，他就一直没有这般醺醺然过。此刻他感到心旷神怡，千百种忧愁和疑虑，现在已在香槟酒的泡沫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列奥尼德！”他叫着他实验助手的名字。

“我在这儿呀！教授。”

麦克唐纳使劲又眨了几下眼睛，他眼里的两个列奥尼德终于重合了。列奥尼德手里握着一个酒杯关怀地看着他。他愉快地望着这位讨人喜欢的俄国助手。这个年方 32 岁，有着高额、虬眉，和一张颇为敏感嘴唇的苏联籍犹太人，是苏联境内少数民族中的一员，在这个紧邻黑海、苏维埃联邦的边疆小城镇上，正是他唯一值得信赖而又可以放心的人。6 年以前，当他被邀请到基辅大学当客座教授，在老年病学研究学院讲课时，麦克唐纳无意中阅读到了一篇报导，指出有 50 万人口的阿柏汗齐雅共和国里，竟然有 5000 名百岁以上的人，仍然健康地活着，他马上向苏联当局提出前往研究的申请，苏联本着大公无私的态度，准许了他的申请，并且希望他在研究有成之后，能和全世界来分享这种成果。麦克唐纳随即束装前往阿柏汗齐雅的首府，拥有 10 万人口的苏库米城，在城郊租了一幢大农庄辟为实验室兼起居室。在开头的第一个礼拜，他就跑到苏库米老人病学院逛了逛，一眼就看上了一名叫列奥尼德的助理研究员，而且也获得了当局的许可，准许他雇用列奥尼德。过了不久，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又坚持他必须要有个管家，因此他们派来了瓦西里，一位年近 30 的乔治亚人。他身材颀长，寡言少语，样子活像个埃及的木乃伊。瓦西里和列奥尼德

都能讲英语，但由于列奥尼德是教授亲自挑选的，所以开始就受到他的特别信任。

“教授，您有什么吩咐？”列奥尼德再次问道。

麦克唐纳教授绞尽脑汁才想起来为什么要叫他的助手。
“香槟，列奥尼德。还有没有香槟酒？”

列奥尼德站起来，从桌子上高高举起酒瓶，对着麦克唐纳教授照了一下：“再喝一杯也没问题呀！”

麦克唐纳把空酒杯伸过去，列奥尼德把它斟得满满的。麦克唐纳注视着放回到桌上的酒瓶说道：“这香槟味道可真不错。”

“是很不错，”列奥尼德附和道。

麦克唐纳一边呷着酒，一边昏沉沉地瞟了一眼自己的手表，不知不觉已经两个多钟头了。他们已经坐在这儿喝着酒庆祝了两个多钟头了。教授回想着最近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几年来，他一直在实验室里同动物打交道。4年前接受过 C-98 注射的小白鼠和几内亚种猪在今天下午死去了。小白鼠和几内亚种猪的平均寿命至多不超过两年，然而在他的实验室里，它们却活了 4 年。甚至那些特别经过人工接种，注进了致死疾病疫苗的动物，在接受过 C-98 的几针注射之后，竟然由各种癌症到心脏破坏的毛病，都霍然痊愈了，而且都活了比它们原来寿命要长过一倍的时间。由各种实例来看，癌细胞都萎缩了，各种心脏疾病也抑制了，还有其他各种疾病也都销声匿迹了。每一种动物不但活着，而且还活得好好的，不断在茁壮成长着。各种实验证明他创造了奇迹。照此推算，人类只要注射了这种 C-98 的药剂，如果不遭受任何意外横死，则必然可以由平均寿命 72 岁，延长到 150 岁。

这项伟大的发现，一直到他填写工作日志时，才开始让他感到震惊。然后随之而来的才是发抖和兴奋不已。他恍惚地回忆起他如何找到列奥尼德，又如何语无伦次地将这消息告诉他。他希望在全世界欢呼他的发明之前，先私下里为此庆祝一番。

他记起后来好像是自己亲自跑进厨房，吩咐瓦西里打开装香槟酒的箱子。这些香槟是他从巴黎特地带来的，为的是庆贺这个许多科学家企盼已久的、而似乎一直遥遥无期的日子的到来。本来，他已经可以说是绝望了。曾经有一度，他认为所谓的DNA（脱氧核糖酸酶素）藏蕴于每一颗细胞中的元素，在他了解到这种酶素与人类的衰老基因息息相关，而造成必然的死亡结局之后，他就转攻遗传学。他一直企图找寻出和创造出一种合成基因，可以用来移植取代那种衰老基因。他千里迢迢跑到这个位于黑海和高加索山脉的阿柏汗齐雅，来研究到底是什么物质，能存在于这五千名高龄达100岁到135岁的人们之中，使这些老人健康地活到这么大的岁数。通过多次试验，他成功地分离出了高加索地区饮用水的特殊成份，并把这种成份加进他的C-98配方中。从那以后，他就耐心地等待与观察着实验的结果，满怀希望地足足观察了4年。而现在，他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修正之后，这个C-98终于成功了。他找到了神话中的“青春之泉。”

在全世界晓得了这个消息而猛放焰火之前，他自己已经先小小的庆祝一番了。他叫瓦西里把那瓶香槟酒找出来的时候，对方阴沉沉的脸上，那对死鱼般的眼睛里，显现出了难得一见的询问之色，可是他装作没看到，也没有向他解释拿出酒来庆祝的原因。他是绝对不能告诉瓦西里的，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

乐昏头，忘了瓦西里这个人是上面派来的，而不是他自己亲自雇用的。

麦克唐纳拿到了酒之后，转回起居室，叫列奥尼德打开酒瓶。

列奥尼德向他敬酒，表示庆祝。他们在一起喝了好一阵。麦克唐纳本来打算最多只喝一两杯，可现在酒瓶里却已经空空如也了。而且在喝酒中间，麦克唐纳还用着他已经发麻的大舌头拼命讲话；他这辈子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讲过这么多话呢。列奥尼德跟从前一样，甚至更为饥渴地、如痴如醉地听着他的演讲。

麦克唐纳虽然对列奥尼德倾吐了许多话，但是真正的秘密，他依然守口如瓶没有说出来。他从来不与他的助手，或者任何其他他人谈论他的配方公式。可以让列奥尼德有幸知道试验结果，可是也只能让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麦克唐纳甚至连这个配方公式都没有见诸文字或记录在纸上。他把它安全地藏在自己的脑子里。得等到下个礼拜，当他在巴黎的国际老年病学年会上正式发表过后，才正式见诸文字。届时他将向全世界宣布他那惊人的发现，并向全人类公布配方的内容。他深信自己的发现将会掀起一股热潮——不是淘金的热潮，而是全球性的延长寿命的热潮。

此刻，在渐渐逝去的黄昏时光里，麦克唐纳回忆起自己早年的生活。他回想起他母亲晚年病重的情景，在他母亲死后，他才毅然决然地转攻老年病学，开始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老年医学和老年病学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这你是知道的。”他多此一举地向列奥尼德解释。“老年医学是研究老年病的科学，而老年病学却是研究如何去防止人老变衰的科学。”

近 50 年来，他一直乐此不疲地从事着老年病学的研究。在过去 6 年中，他只离开高加索地区 3 次，而且最后一次离开早已是 25 个月以前的事了。他沉迷于阿柏汗齐雅地区的这些人中，他们年纪这么大了竟然还能每天务农，每家都有一个葡萄园，因此他们每天都喝着他们自己酿的伏特加酒。他们吃的是山羊奶酪、玉米粉做的馅饼和足有两尺长的黑面包，喝的是用水冲泡的全脂牛奶。他们生活安逸恬淡，而且都是大家族聚在一块儿住。在他们的语言里，找不到“退休”和“衰老”这样的字眼。单单在这个小城镇中活着的百岁老人，就比全美国的百岁老人要多得多。

正是在这些人身上，麦克唐纳发现了可以造福于全人类的延年益寿的良方。

“我今天话说得太多了。”他突然这样说道。他举杯饮下杯中所剩的最后一口香槟，抬起目光瞧着放参考书的书柜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身影。一般说来，他并不讨厌照镜子。尽管他已经 74 岁，却并不显得老态龙钟。他双颊饱满，皱纹不多，虽然头顶已现微秃，可是短而白的头发却还相当光滑柔顺。宽而扁的狮子鼻上，却滑稽的架了副金属框的眼镜。修得短短的胡须使他显得气度不凡。他身高 5 尺 9 寸，体重仅有 158 磅。他腰板挺直，肚子微突。可是现在，从书柜玻璃上他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因劳累过度而显得憔悴不堪的老者。他那蓝色的眼睛不但水汪汪的，而且还有些浮肿。胡须半湿半干，显得零乱。领口以下打着的领结，也是歪斜不堪。

他转过身，对列奥尼德说道：“我们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收拾停当，下星期我们将飞往巴黎，我会带你一块儿去的，列奥尼德。”

列奥尼德悲哀地摇摇头。“您忘啦，教授。我是个犹太人。他们是绝不会让我去的。”

麦克唐纳撇了撇嘴，“你忘啦，列奥尼德。我现在已成了人类的新教主。他们会答应我任何的请求的！”

“但愿如此，教授。”

“当然没问题，下个礼拜你跟我到巴黎去。”他把酒杯一放，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可是现在，我可得上床去睡一下啦。我得上床去打个盹儿，让酒意过去才行。告诉瓦西里说我不想吃晚饭啦。等我起床之后，我会自己去弄个三明治来吃的。”

在他走向自己的卧房之前，他又加了一句，“今儿个可是人类的一个伟大日子，老伙计。”

“我竭诚地恭喜您，教授。”

“大家恭喜，大家恭喜。”

他走到卧房门口，正准备伸手推门时，突然脑海里冒上来一句他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所看到的一段话——是波尔定·肯尼兹所讲的一段令他看了冒火的话——

“现在对人类构成最大威胁的也许不是核武器，而是人类延年益寿的方法。”

他一想到这段话，不由得火气又冒了上来。

但是他现在疲乏得要命，无力再对这句话的意义进行推敲，重新对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再加以咀嚼。还有什么比得上使人类的寿命延长一倍这件事更好的呢？

目前嘛，先睡个觉再说吧。

他脱下身上皱巴巴的薄哔叽外套，整个人就往那张软而窄的单人床上一倒，然后舒展开四肢，眼睛一闭，心思就飘然地走向他所创造的辉煌奇迹里去了。

有人在摇他的肩膀，他骤然从梦中惊醒。他似乎刚才还置身于天堂和人间的某个地方，跪在黄金宝座的面前，向坐在上面的爱因斯坦、巴斯德和牛顿顶礼膜拜。他仿佛觉得一只巨手把一顶镶着钻石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可是突然间，桂冠从他头上滚落下来，落进了万丈深渊，他跳起来想抓住它，然后……然后他感到有人在摇晃着他的肩膀，一瞬间，梦幻世界烟消云散，他醒了过来。

他听见有人对着他的耳朵在喊：“教授，醒醒！快醒醒！”

他抬起沉重的眼皮，看见列奥尼德正凑在他的眼前。

他啜嚅着，正想说什么，列奥尼德连忙把手从他的肩上移到他嘴上。

“别说话。”列奥尼德在他耳边悄声说道，“我不想让他们听见。你完全清醒了吗？”

麦克唐纳点了点头。

“那么让我告诉你，瓦西里已经发现了你的秘密，而且向克格勃做了汇报。”

克格勃，也就是俄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听到这几个字，麦克唐纳不仅完全清醒过来，而且立刻变得十分警觉。

“我从一开始就怀疑瓦西里是他们安插的坐探。”列奥尼德继续说道，“教授，我本想提醒你，瓦西里一定已经开始打听你今天举杯祝贺的原因了。当你上床睡觉之后，我就到实验室去了，他一定是溜进了你的起居室，找到了你的日志，偷看了你关于发现 C-98 的记载。后来我走进厨房的时候，正好听到他在他的卧室里打电话的声音，我就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偷听。他正在跟奥德萨的克格勃总部通话。我想，他是直接在跟那里的首脑——一个叫什么波里斯·凯德洛夫的头子通话。瓦西里

报告了你的发现，凯德洛夫就问你现在在哪里。瓦西里就说你正在床上睡觉。然后凯德洛夫说他们马上就来，瓦西里回说他将监视你的举动，等待凯德洛夫他们的到来。于是我马上离开厨房，急忙跑来告诉你。”

“凯德洛夫他们来这儿干什么？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东西？”

“还不是为了你的发明。他们想独占这个秘密。”

“不，这绝对不行。”麦克唐纳惊惶地说。

“如果你照我的计划行事，你的发明就不会落入他们手中。”列奥尼德说道，“我已经做了安排，你得赶快走。”列奥尼德瞟了一眼手表。“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已经打电话问了离这儿不远的苏库米军用机场。机场的人告诉我，今天夜里有三架班机要起飞，其中一架是 TU-154 客机，将送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威尼斯去。机上还有空余座位，所以只要护照证件齐全，你就可以乘这趟班机离开这个国家。”

“我的护照证件都齐全。过去因为研究工作，我得经常出差，所以当局发给我一个随时可以出入境的特种签证，允许我自由往来。”

“飞机将在 45 分钟之后起飞，我们得抓紧时间。”

麦克唐纳跳下床，站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好像有点不知所措。

“可是我的那些东西。”他边说边朝房门走去。

列奥尼德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先别考虑那么多……”

“可是我的日志，我的那些动物实验记录，那些……”

“现在你不能再管这些东西啦。”列奥尼德焦急地说，“你现在除了要保住自己的脑袋以外，什么都不能再管啦！你可千

万不能让他们发现你的动静。如果瓦西里怀疑到你想走，他会掏出枪来威胁你的，至少他可以打电话给机场，叫他们在那里截住你。请相信我的话，教授。”

麦克唐纳只好点点头，急忙把外衣穿上。

“您的旅行证件呢？是不是就在卧房里？”

麦克唐纳再点点头。他踱到那张深咖啡色的书桌前，把上层抽屉打开，找出他的护照、他的“贵宾”出入许可签证，还有两本旅行支票。

列奥尼德这时已经走上来，抓住他的手肘对他说：“待会儿我把后窗打开，你从那儿翻出来。走不了几步就是果园，那边停着一辆小汽车，瓦西里是绝对不会知道的，他肯定以为你还在呼呼大睡呢。”

麦克唐纳朝窗口走去，突然又停住了。“列奥尼德，那您怎么办？”

“你别为我担心，我自有安排。我会编个谎话来搪塞他们的。最重要的是得赶在他们到来之前把你送走。今晚你就可以抵达威尼斯，明天早晨你就在巴黎了。你的发明将会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

麦克唐纳惨然一笑，“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向上帝祷告过了，希望他还记得我。”

“走吧——”列奥尼德说时已经轻轻地将窗子抬上去。“一分一秒都不能再浪费啦！”

3小时之后，瓦西里听到一阵门铃声。他打开大门，从门外走进来5个人。

前面的那位一望便知是当官的。他身材矮胖，阔鼻厚唇，

两只眼睛靠得很拢，活像个蒙古人。他扫视了一下起居室，然后凝视着瓦西里。

“你就是瓦西里？”

“是的。”瓦西里必恭必敬地躬身小声说道。

“干得好。我是波里斯·凯德洛夫少校，跟我一起来的有两位苏库米老年病学研究院的教授格里高利·卡皮丁和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斯基。他们同来的目的是为了查清这到底是真正的科学发现，还是江湖骗术。另外两位是我们的特工人员雅哥达和希维里克。教授，他是否还在睡觉？”

“是的，先生。”瓦西里指了指寝室的房门。

“好极了，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在把教授叫醒之前，我们先来确定这个发明是否货真价实。你现在手上可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确实已经发现了延长人类寿命的秘密？”

“最说明问题的是他的日志，少校。我在电话里已经给你说过……”

“对，他的工作日志。”

“就放在他的桌上了，”瓦西里说：“而且从下午起一直到现在还打开着呢。”

凯德洛夫少校仍不满足。“是否还有任何其他证据？”

瓦西里指着客厅那边经过餐厅后方的一条甬道。“他有一间实验室。里面养着供实验用的动物，像老鼠和几内亚种猪。还有列奥尼德的实验记录……”

“列奥尼德？”凯德洛夫少校厉声问道。“谁是列奥尼德？”

“他的实验助手，一个年轻的犹太人。”

“他也住在这幢楼里吗？”

“是的，先生。”

他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他的房间里，就靠近我那间，刚好经过厨房。”他顿了一下，抬起手臂。“在另一侧。”

凯德洛夫少校向他的手下打了个手势。“雅哥达，还有你希维里克，你们去找他。”那两人匆匆赶往厨房的时候，凯德洛夫转向他人。

“卡皮丁博士，我想你肯定懂英文。先去看看教授的工作日志，然后告诉我你有什么看法。至于你，彼德洛夫斯基博士，瓦西里带你去实验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

凯德洛夫望着卡皮丁走到书桌那儿，拿起那本日志，然后又望着彼德洛夫斯基跟着瓦西里走进走廊。有好一会儿，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两眼死盯着麦克唐纳卧室的房门。过了三、四分钟之后，他才开始绕着小圈子踱起步来，等待着。

卡皮丁博士首先走上来拦住他，手里拿着麦克唐纳的工作日志往他面前一举。“在这儿，”并且小心翼翼地说：“教授宣称他已经发现了。他写得很明白。”他打开工作日志，找到有关的那段话，接着大声地读出来。

“就在今天下午五点十五分……由此刻起，我的配方 C-98 将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从 72 岁增到到 150 岁。”

“真有可能吗？”凯德洛夫少校惊讶地说。

卡皮丁博士皱起眉头。“我不知道。这个领域的进展确实很快，不过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要取得这样的结果在 40 或 50 年之内还办不到。”他拍了拍那本工作日志，“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老家伙的幻觉或者是他的狂想吧！结论仓促而不成熟。”他犹豫了一下。“不过，麦克唐纳教授的工作我不是不了解。虽然他到我们这里来后，我们才只有数面之缘，但我读过